

日藏中國古籍書志

〔日〕島田翰 撰 杜澤遜 王曉娟 點校

古文舊書考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日藏中國古籍書志

〔日〕島田翰 撰 杜澤遜 王曉娟 點校

古文舊書考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古文舊書考/[日]島田翰撰;杜澤遜,王曉娟點校.
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4.10
(日藏中國古籍書志)
ISBN 978-7-5325-7024-9

I. ①古… II. ①島… ②杜… ③王… III. ①古籍—
圖書目錄—中國②古籍—版本—考證—中國 IV.
①Z838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225454 號

本書由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圖書出版專項基金資助出版

日藏中國古籍書志

古文舊書考

[日]島田翰 撰

杜澤遜 王曉娟 點校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×1240 1/32 印張 15.125 插頁 3 字數 250,000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800

ISBN 978-7-5325-7024-9

K·1786 定價: 58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,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整理說明

《古文舊書考》四卷，日本東京島田翰撰，是一部有較大影響的日藏漢籍善本研究專著。該書探討的日藏漢籍善本，以日本宮內省圖書寮（今宮內廳書陵部）藏書爲中心，兼及千代田文庫（今內閣文庫）、島田重禮、竹添光鴻、新井政毅等人和島田翰自己的藏書，共介紹日藏漢籍善本五十二部，依鈔刻時間分《舊鈔本考》、《宋槧本考》、《舊刊本考》、《元明清韓刊本考》四卷。每卷卷首有序，卷下所列書籍各依經、史、子、集編排。其中《舊鈔本考》附《書冊裝潢考》一篇，《宋槧本考》附《雕版源流考》一篇。

島田翰（一八七九—一九一五），字彥楨，出身漢學世家，母親是江戶末期漢學家鹽谷宕陰之孫，父親是幕府時代末期至明治時期漢學家島田重禮（篁村，一八三八—一八九八）。島田重禮師從幕府時代末期儒者海保漁村（一七九八—一八六六），一八六九年創辦漢學私塾「雙桂精舍」，一八八一年執教東京大學。日本近代頗有建樹的漢學家如瀧川資言、安井小太郎、西村時彥、服部宇之吉、白鳥庫吉、林泰輔，均出自其門下。島田翰長

兄島田鈞一畢業於東京大學古典科，長姊琴子的丈夫安井小太郎、二姊繁子的丈夫服部宇之吉，都是日本漢學界的代表性人物。

一八九八年，島田翰遵父親遺命，從學竹添光鴻（一八四二—一九一七）。竹添光鴻所著《左氏會箋》，島田翰參與其中，貢獻良多。竹添光鴻言：「汝之致力於我《會箋》，亦可謂至矣。庚寅之冬，予三校祕府卷子本《左氏傳》，往歲汝又代予復六校之。予年老，懶於檢尋諸書……點校之勞、搜討之難，亦惟汝是賴。」（卷一卷子本《春秋經傳集解》三十卷條）島田翰作為竹添光鴻的助手，從校勘《春秋左傳》入手，並立志於校勘學。他在《與岩崎男爵書》中說「僕嘗私以為考據自閭、錢諸老，理學從程、朱諸先生以下，分毫拆絲，無復餘蘊矣。其可藉以辟祕發幽者，唯獨校勘一道。蓋皇國建學參取唐制，遣唐有使，留學有生，求法沙門來往不絕，而古文舊書亦取次舶載。上下千有餘年，其出於冰火風霜之餘，存於野店僧寮之間者，亦復不少。於是校勘異同，讎定是非，以立明治校勘學，以開末學之非，僕之志業如此耳」，又說「卒以立大正校勘學」。（明治、大正，日本年號）要之，島田翰試圖利用流傳到日本的漢籍善本，開闢日本的漢籍校勘學。

校勘需要廣求善本，島田翰的觀書條件可謂便利之至。他自稱其父藏書二萬餘卷，自唐鈔、宋槧至於近代名人著書，無所不有。如今的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南葵文庫，還藏

有島田重禮的藏書，名曰「雙柱樓遺書」。他的老師竹添光鴻多藏宋元舊刻，堪稱海內孤本的單疏本《毛詩正義》三十二卷，就曾藏於彼處，島田翰均得而校之。另外，島田翰自己也有不少收藏，稱「始予聚書……尤致力於文祿以前舊刊本，俗所謂五山版者，故予所藏舊刊本獨冠絕於流俗」（《古文舊書考·凡例》，下簡稱《凡例》）。又「聞有人藏異書者，必借校參辨」（《凡例》）。其後又獲觀宮內省圖書寮和千代田文庫的藏書。一八九九年，二十歲的島田翰由竹添光鴻引薦，得到宮內大臣田中光顯（青山，一八四三—一九三九）的賞識，被特准進入宮內省圖書寮遍閱群籍。其聞閱既廣，而識見又精，於是年開始以漢文寫作《古文舊書考》。

島田翰撰寫《古文舊書考》的條件已如上述，撰寫該書的動機，他本人另有表述。如卷二《舊刊本考序》云：「洪惟皇國，文教昌明，古訓是由，守而不墜，傳統惟貴。讀卷子本《毛詩》卷第二識語『永祚』條，有『以摺本見合』云云之語。又祕府卷子本《左氏傳》卷第十八識語『保延』條，有『重合摺本畢』云云之語。而永祚、保延，即當宋端拱與紹興時。當時所流傳墨版亦復當不少，而尚猶用書本。如墨版，供其參校耳。因續衍繹，六朝遺經賴以不墜。」在島田翰看來，日本收藏的六朝隋唐寫本，或者從六朝隋唐寫本傳抄、傳刻、校勘的本子，可以保存古本面目，是最為寶貴的。至於宋元本，島田氏認

爲等而下之。他在卷三論《春秋經傳集解》日本正中刻本時說：「古博士之鈔本，鎌倉室町氏之刻本，可以稱雙絕。而元本以下，瑣瑣備數而已。先儒以宋元本加舊刊本之上，此妄也。」至若宋元刻本，予猶恨其嫵媚太過，齊整太過，已失古人純樸之意矣。」他認爲諸經刻本四周單邊，卷末有字數，大題在下小名在上，不附刻釋文、序與經文連接等，都是卷子遺意，是鑒別優劣的參考標準。相反，有的寫本貌似古寫本，卻不一定從古寫本抄出，甚至是從後來的刻本抄寫的，並不可貴。所以他在《舊刊本考序》中又說：「予觀今世士大夫，金根白芨之徒，此故不足道。其有得皇國古籍，奉爲枕中祕，謂舊本必出隋唐，一曰隋唐，二曰隋唐，專己守殘，不復別白，則亦信古而失之固者也。予既慨古文舊書集散無常，其勢不日趨散亡不止，又深恐後世君子徒汨先儒之謬傳，無知古文舊書淵源所自，故以嘗所聞於父師者，特表而識之。」島田翰認爲，舊本漸亡，後人會誤以傳誤，不知古本、今本之區別，所以才撰寫《古文舊書考》。總之，島田翰《古文舊書考》探索的目標首先在宋元版之前古書的面貌。至於宋元明版、日本韓國版，也追求那些能訂補後來通行本誤脫的古本。

爲了實現這一目標，《古文舊書考》在各卷前都有通論，考證書籍制度、雕版印刷之源流，而對每一部書都要窮源竟委，探究古今版本的遞嬗源流、校刊優劣。他的結論建立在

詳細校勘的工作之上，因而大都是具有創見的，其結論富有學術參考價值。

島田翰精於版本目錄之學，被稱爲日本明治、大正間版本學第一人。錢基博《版本通義》稱其《古文舊書考》「於宋元古鈔各書，考訂至爲精析」。島田翰開創「明治校勘學」的志願也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。島田翰撰寫《古文舊書考》一書，「專以參辨鈔刻之源委，匡訂舊志之謬傳爲體」（《凡例》），所選取的善本，「以錄精與佚爲先，其舊本佚書，非手自點勘者不錄」；經史異同，亦非一一討尋者不載（《凡例》）。這是一部考據特色濃厚的善本書志，大約有三個特殊之處，應當注意。

一、帶有校勘學特色的書志

《古文舊書考》著錄書籍，具記卷子尺寸、刊本大小、行數、字數、序跋、識語、藏書章等。查歷代著錄，考刻工、避諱，論其紙質、刻書刀法以定版本，並兼及書林掌故。而重要的異文逸篇，便全文逐錄，如六朝寫本《禮記子本疏義》，或抄錄其卷首，如宋刊《經進東坡文集事略》，具備藏書志的基本特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據金程宇研究，《古文舊書考》記錄刻工，爲此前日本目錄學著作所未曾有，此後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、阿部隆一、尾崎康於

宋元版刻工始有所裒輯、記錄^{〔一〕}。書籍的客觀形態以外，《古文舊書考》還重點考察一書的刊刻源流和流傳情況，例如總結《韓非子》的版本系統和《文選》在日本的流布等。這一點和《古文舊書考》的撰寫旨趣分不開。

自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三年的五年中，島田翰同時完成了《古文舊書考》和十六卷本《群書點勘》。這兩部書，是島田翰建立「明治校勘學」的重要支撐。《群書點勘》保存了島田翰的校勘成果，《古文舊書考》中一些重要的結論，就建立在《群書點勘》之上，二者密不可分。在討論圖書寮藏殘卷子本《群書治要》四十七卷時，島田翰利用書中所引《尚書》進行校勘，發現許多異同。如「政事懋哉懋哉」句和「帝曰臣哉鄰哉」句，通行本分別在《咎繇謨》和《益稷》中，而《群書治要》殘卷本中卻前後相連，由此可知較古的《尚書》，《咎繇謨》和《益稷》篇兩相連。此外還有更多校勘發現，「錄具於《群書點勘》」。在討論單疏本《毛詩正義》殘三十三卷時，島田翰曾以毛晉汲古閣刻本與是本對校，其異文亦「具於《群書點勘》」。

《古文舊書考》的完成建立在扎實的校勘工作之上，其校勘成果多有創獲。

〔一〕 金程宇《遼寧省圖書館藏島田翰〈吾所覩古文舊書考〉稿本殘帙跋》。

《淮南子》一書，島田翰獨力將宋以來混亂的許慎、高誘二人的注詳加分析，提出二家注的區別，是《淮南子》研究史上不可不書的一筆。《列子》一書，島田翰通過校勘《道藏》本、高守元《冲虛至德真經四解》、高麗覆宋本，提出張湛注本並無音切，傳本音切是陳景元《列子釋文補遺》所混入的。島田翰提出的校勘《經典釋文》的方法（見卷二《論語注疏》條）、校勘《文選李善注》的方法，至今仍具有參考價值。至於對正平本《論語》出於宋刊本的論述，尤具學術創新意義。寬政、享和間（約乾嘉時期），日本人林衡活字排印中土久佚而日本獨存的罕祕之作，彙爲《佚存叢書》。後傳入中國，多爲阮元採入《四庫未收書》而流傳，至爲寶貴。島田翰依圖書寮原本校勘《佚存叢書》，發現僅《宋景文公集》一書，《佚存》本便脫漏甚多，遑論其它的校改錯誤。島田翰這一校勘成果，對於利用《佚存叢書》者，不可不知。

清人校勘成就斐然，島田翰主要學習了盧文弨、阮元、顧千里、黃丕烈的校勘成果，以爲「先儒之於見聞未爲精核，而校讎之際頗缺丁寧，不無遺憾」，做了許多駁正的工作。

在討論圖書寮藏「宋尤延之刻本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三十二卷」時，島田翰認爲：「明嘉靖中有四明陸欽刻本，即就是本重雕者，而字多用分隸體，異字奇文錯出，與是書不相類，乃知陸氏妄改今字作古字……而盧文弨云從宋本出，字多從古。甘受其欺，亦可異

矣。」討論圖書寮藏「明萬曆《藏》本《列子冲虛至德真經釋文》二卷」時，島田翰認為：「黃丕烈《士禮居藏書題跋》錄宋槧本云：『細審之乃知非《釋文》，蓋作注者之舊音也。然張注無一音切，則黃氏所藏尚爲注文、音釋混轍本。黃氏自矜其爲《釋文》未行以前本，而繫於作注者舊音，適見其學之未熟耳。嘗謂顧抱冲、顧澗蘋諸人未見《藏》本《釋文》，盧文弨見之，採錄其校語於《群書拾補》中，尚未免有失校。』」島田翰糾正清人訛謬、推動漢籍研究的工作是重要的學術創新，所以爲他作序的黃紹箕曾有入室操戈之嘆。

島田翰的校勘成果，也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。

北宋本《通典》，卷中鈐有「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」藏書印，島田翰審其紙質、字樣，裝潢，定爲高麗覆宋本，並引證曰：「小島學古云是高麗覆宋本。」《經籍訪古志》於北宋本《新調入篆說文正字》條引述小島學古云：「此書及《御注孝經》、《文中子》、《通典》、《姓解》並有「經筵」、「高麗國十四葉」三印，細玩其紙質、墨色，別自爲一種。北宋板殆出當時朝鮮國所開雕歟。」小島學古的意見並不明確，「高麗覆宋本」的結論，只是島田翰的看法。鈐「高麗國十四葉」藏書印之書，在小島學古所列舉的以外，島田翰又增加了《荀子》、《列

子》、《傷寒論》「二」三書，皆是私藏，合小島學古所列五書，一併定爲高麗覆宋本。島田翰的結論，被傳增湘譏爲「不諳風氣，不識刀法，橫逞腦臆，強詞武斷」。根據尾崎康精密的考證，此本《通典》爲北宋刻本無疑，然而是否爲高麗覆刻，尚缺乏證據，再推及於鈐有同一印記的其餘七本書，的確不能服人。

《道藏》本《韓非子》，島田翰所見有新井政毅藏本，綫裝，卷首有「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」碑牌，每葉十行，行十七字。又有圖書寮藏《道藏》，梵夾裝，開卷亦有正統碑牌，帖尾有「御製」、「大明萬曆戊戌七月吉日奉旨印造施行」木記，半展五行，行十七字。據此，他認爲明代《道藏》有正統、萬曆兩刻，萬曆《道藏》以正統《道藏》爲藍帙，並改正統《藏》的綫裝本爲梵夾本。按，正統《道藏》刻於正統九年至十年，裝爲梵夾，每版五行，行十七字，以千字文排序，未刻完。萬曆二十五年，又續刻之。裝潢均是梵夾裝，民國間商務印書館影印本《道藏》方改作綫裝。島田翰所謂「再刻於萬曆戊戌七月吉日」，依據的萬曆本記，

〔一〕《傷寒論》一書是否鈐有高麗國藏書印，島田翰語焉不詳，時云「《說文正字》、《姓解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傷寒論》亦併捺之」，時云《通典》、《姓解》、《說文正字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列子》卷尾皆捺王府之印，其餘三通則無」。《荀子》、《列子》二書，今亦不知流於何處。

據柳存仁考察，均係鈔補本的手摹木記。退一步講，若確有帶有萬曆二十六年木記之本，亦難稱之爲萬曆重刻，原版重印的可能性更大。此本記應當是印行頒賜時所加，並非刻印的時間。

島田翰既定正統《道藏》有正統、萬曆兩刻，以圖書寮本《道藏》爲萬曆刻本，後來的《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》著錄此書，稱爲「萬曆重刻本」，且「正統本則綫裝，萬曆本則梵夾」，全依島田翰的錯誤論斷而來，不可不正之。

二、重點討論宮內省圖書寮珍本

島田翰校勘的中心，在於圖書寮的藏本〔一〕，他曾「三年於茲，點校十畢八九，採錄殆完」（《舊鈔本考小引》）。校勘祕府藏書，島田翰自稱「有義例二焉：曰書於唐以前，而鈔刻出於唐宋者，是爲上品；唐作唐鈔、宋作宋槧，又爲其次。予之於下者點勘數四，冀乎

〔一〕《古文舊書考·舊鈔本考小引》：「以祕府之書爲原，別以士民所藏弃善本附焉，以制是書……庶幾乎盡現存善本之粹云爾。」

還其作者之意。上者之中又有二：其於史、子、集，則予亦將覃精研思，致力於此；而其宋槧經本，予獨校其注語而已。（《圖書寮藏》寧宗後刊本《論語注疏》十卷）條）島田翰討論的珍貴圖書舉數例如下：

南宋刊單疏本《尚書正義》可謂鎮庫之寶，是現存唯一的《尚書正義》宋刊單疏本，與日本杏雨書屋藏殘紹興刊本《毛詩正義》三十三卷，都是海內孤本，經疏之最善。

日本舊鈔卷子本《春秋經傳集解》三十卷，實爲六朝遺經，日本所存舊鈔經本，「此本爲第一矣」（二），而《左氏會箋》更以此本爲原，反復校勘，盡得其佳處。

宋刊《論語注疏》十卷，被張元濟稱爲海內無雙之寶籍，是《論語注疏》現存最古最善的版本，一九二九年由中華學藝社影印。

殘卷子本《群書治要》四十七卷，此書中國本土失傳已久，至清朝中晚期才傳入日本天明本五十卷。而此本較之天明本更古，更富輯佚校勘價值。

北宋本《通典》二百卷，據尾崎康、宿白的考證，此本源於北宋乾興元年至寶元二年（一〇三三—一〇三九）之間的刻本，是《通典》最早的刻本。

〔二〕《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》，第十二頁。

這些以外，島田翰還計劃繼續爲圖書寮所藏善本撰寫書志，並在「元明清韓刊本考」後附錄了下一步的寫作計劃，可惜沒有完成。

三、中國書史研究的開拓者

《書籍裝潢考》、《雕版源流考》二文，專論書籍制度，被稱爲中國書史的開創之作。余嘉錫在《書冊制度補考》中說：「考書冊制度者，《詁經精舍文集》中有汪繼培、徐養原《周代書冊制度考》，金鶚《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》，其文皆略而不詳。其後有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中書之稱冊、書之稱卷、書之稱本、書之稱葉數篇，及日本人島田翰《書冊裝潢考》……後世王靜安先生作《簡牘檢署考》。然而王國維一九二二年寫於日本的《簡牘檢署考》要比島田翰晚了近十年，葉德輝的《書林清話》遲至一九一七年才刊刻印行，比《古文舊書考》刊行的一九〇三年又晚了十四年，並且《古文舊書考》對《書林清話》有直接的啓發。」。

〔一〕 葉德輝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《重刊古今書刻序》：「日本駐湘領事井源真澄君曾以島田翰君所著《古文舊書考》贈余。」

另外，《古文舊書考》中屢見專論書籍制度的片段，如尤延之刻本及宋刻本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條，論書籍左右雙邊、四周雙邊之制：「宋之初，去古未遠，其刊四部之書，以其多出於卷子本，界欄尚是則烏絲欄界之舊，大抵用單邊畫。其非觀美也，則有左右雙邊。宋之南渡，流風既遠，古法幾乎息矣，於是始有四周雙邊……《考槃餘事》云宋本無四周雙邊之書，不知宋中葉已有之，故舉以正之。」毫無疑問，系統論述中國書籍制度史的專論，以島田翰為開端。

下面談談《古文舊書考》的面貌及《群書點勘》。

《群書點勘》的書稿已不得見，不知尚存天壤間否，唯獨可從《古文舊書考》中的綫索，以及島田翰和董康的描述中一窺其面貌。據島田翰介紹，「其出於點勘舊本之異本、參核今本之乖異者，一十六卷，起經終集，名曰《群書點勘》。其體出入於阮氏《校勘記》、盧氏《群書拾補》之間，而採本則倍加之」（《凡例》）。而看過此書稿的董康這樣評價：「《群書點勘》十六鉅冊……體例一仿抱經，而精博過之。」（二）島田翰之於盧文弨，勝在多見善本，

〔一〕 董康《刻宋樓藏書源流考題識》：「丙午夏初，余游日本東京，獲交島田彥楨……著有《古文舊書考》三輯及《群書點勘》十六鉅冊。」

這是後學者天然的優勢。

島田翰最初爲《古文舊書考》一書設定了龐大的寫作計劃，該書每輯均分爲舊鈔本考、宋槧本考、舊刊本考、元明清韓刊本考四卷，共六輯二十四卷。又擬將此六輯所收之書先後會通，作《四部分類細目》二卷附之。如此一來，「《考》則詳載考證，《目》則止於原委。《目》所載，在一切登錄，《考》所援據，其絕佳之種而止」（《凡例》），《古文舊書考》二十四卷可稱完備。而島田翰究竟完成了多少呢？

《古文舊書考》第一輯最早是日本明治三十六年（一九〇三）東京民友社排印的。一九〇六年董康東遊日本，與島田翰過從甚密，曾見到島田翰所著《古文舊書考》三輯，並在這年秋冬之際商定在中國刊印其《古文舊書考》。董康年末回國，次年八月，《古文舊書考》刻成（二），是明治初印本的增訂本。島田翰作《重刻〈古文舊書考〉跋》。《董康東遊日記》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三月七日「宋刊《王文公文集》七十卷」條：「昔年島田翰曾將溢出詩文錄入改正本之《古文舊書考》中（余曾付梓，未刊行），後羅叔蘊錄出刊行。」而「改正本」的內容是什麼，卻不甚明瞭。

〔二〕 島田翰《重刻〈古文舊書考〉跋》：「是歲（一九〇七）六月，詔宋樓之書轉歸於靜嘉文庫，而刻成於八月。」